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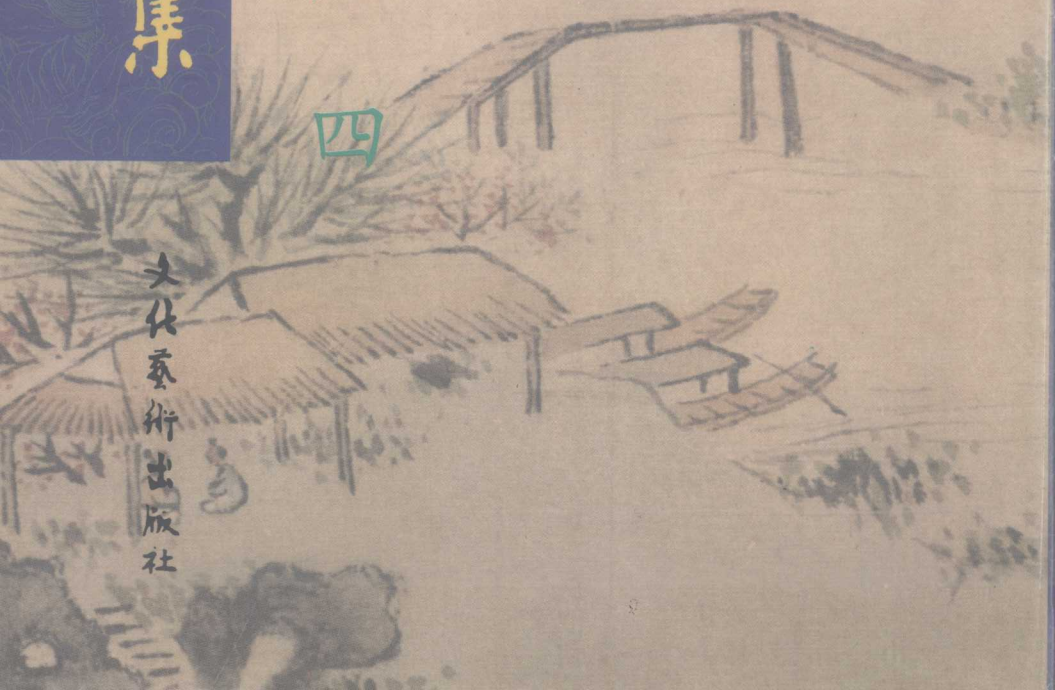
神鵰俠侶

四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

評點本
金庸武俠全集

神鵰俠侶

四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目 錄

第三十一回	半枚靈丹	(一一四三)
第三十二回	情是何物	(一一七七)
第三十三回	風陵夜話	(一二二四)
第三十四回	排難解紛	(一二六二)
第三十五回	三枚金針	(一三一二)
第三十六回	獻禮祝壽	(一三四七)
第三十七回	三世恩怨	(一三八一)
第三十八回	生死茫茫	(一四二〇)
第三十九回	大戰襄陽	(一四五二)
第四十回	華山之巔	(一四九七)
後 記		(一五二六)

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

若非按圖，就沒那麼容易了。

絕情谷佔地甚廣，羣山圍繞之中，方圓三萬餘畝。道路曲折，丘屏壑阻，但楊過與小龍女展開輕身功夫，按圖而行，片刻即到，只見前面七八丈處數株大榆樹交相覆蔭，樹底下是一座燒磚瓦的大窖，圖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於此處。

楊過向小龍女道：「你在這裏等著，我進去瞧瞧，裏面煤炭灰土，定然髒得緊。」弓身走進窖門，一步踏入，迎面一股熱氣撲到，接著聽得有人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楊過道：「谷主有令，來提囚徒。」

那人從磚壁後鑽了出來，奇道：「甚麼？」見是楊過，更是驚疑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楊過見是個綠衣弟子，便道：「谷主命我帶那和尚和那姓朱的書生出去。」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，曾當衆說過要他做女婿，綠萼又和他交好，此人日後十九會當谷主，倒也不敢得罪，說道：「但……谷主的令牌呢？」楊過不理，道：「你領我進去瞧瞧。」那人答應了，轉身而入。

越過磚壁，熾熱更盛，兩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，此時雖當嚴寒，這兩人卻上身赤膊，下身只穿一條牛頭短褲，兀自全身大汗淋漓。那綠衣弟子推開一塊大石，露出一個小孔。楊過探首張去，只見裏面是間丈許見方的石室，朱子柳面壁而坐，伸出食指，正在石壁上揮劃，顯是在作書。

朱子柳大是非凡。

下人心思。

遺懷，只見他手臂起落瀟灑有致，似乎寫來極是得意。那天竺僧卻卧在地下，不知死活如何。楊過叫道：「朱大叔，你好？」

朱子柳回過頭，笑道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說乎？」楊過暗自佩服，心想他被困多日，仍然安之若素，臨難則恬然自得，遇救則淡然以嘻，這等胸襟，自己遠遠不及，問道：「神僧他老人家睡著了嗎？」這句話出口，心中突突亂跳，只因小龍女的生死全都寄託在這天竺僧身上。朱子柳不答，過了一會，才輕輕歎道：「師叔他老人家抗寒熱的本領，本來遠非我所能及，可是他……」

故意跌宕，要急人
急。

楊過聽他語意，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測，心下暗驚，不及等他說完，便轉頭向那綠衣弟子道：「快開室門，放他們出來。」那弟子奇道：「鑰匙呢？這鑰匙谷主親自掌管。若叫你放人，定會將鑰匙交你。」

楊過心急，喝道：「讓開了！」舉起玄鐵重劍，一劍斬出，喀的一聲響，石壁上登時穿了一個大洞。那弟子「啊」的一聲叫，嚇得呆了。楊過直刺三劍，橫劈兩劍，竟將那五寸圓徑的窗孔開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。

朱子柳叫道：「楊兄弟，恭賀你武功大進！」彎腰抱起天竺僧，從破孔中送了出來。楊過伸手接過。觸到天竺僧手臂溫暖，心中一寬，但隨即見他雙目緊閉，心道：「啊，這火浣室中死人也熏得熱了。」忙伸手探他鼻息，覺得微有呼吸出入。朱子柳跟著從洞中躍出，說道：「師叔昏迷過去，想來並無大礙。」楊過臉上一紅，暗叫：「慚愧！」自知真正關心的其實並非天竺僧死活，而是自己妻子能否獲救，問道：「大師給熱暈了麼？快到外面透透氣去。」抱著他走出。

小龍女見三人出來，大喜迎上。楊過道：「找些冷水給大師臉上潑一潑。」朱子柳道：

換一種方式寫楊過對
小龍女的關心。

古有神農嘗百草，今有異僧試情花。

「不，我師叔是中了情花之毒。」楊過一驚，問道：「中得重不重？」朱子柳道：「我想不礙事，是師叔自己取了花刺來刺的。」楊過和小龍女大奇，齊問：「幹麼？」朱子柳歎道：「我師叔言道：這情花在天竺早已絕種，不知如何傳入中土。要是流傳出去，為禍大是不小，當年天竺國便有無數人畜死於這花毒之下。我師叔生平精研療毒之術，但這情花的毒性實在太怪，他人此谷之時，早知靈丹未必能得，就算得到，也只救得一人，他發願要尋一條解毒之方，用以博施濟衆。他以身試毒，要確知毒性如何，以便配藥。」

楊過又是驚詫，又是佩服，說道：「佛言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大師為救世人，不惜千冒大難，實令人欽仰無已。」朱子柳道：「古人傳說，神農嘗百草，覓藥救人，因時時食錯毒藥，臉為之青。我這位師叔也可說有此胸懷了。」

楊過點頭道：「正是。不知他老人家何時能够醒轉？」朱子柳道：「他取花刺自刺，說道若是所料不錯，三日三夜便可醒轉，屈指算來已將近兩日了。」楊過和小龍女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他昏迷三日三夜，中毒重極。好在這情花毒性隨人而異，心中若動男女之情，毒性便發作得厲害。這位和尚四大皆空，這一節卻勝於常人了。」

小龍女道：「你們在這窖中，是那裏找來的情花？」朱子柳道：「我二人被禁入火浣室中後，有位年輕的姑娘常來探望……」小龍女道：「可是長挑身材、臉色白嫩、嘴角旁有顆小痣的麼？」朱子柳道：「正是。」小龍女向楊過一笑，對朱子柳道：「那是谷主之女綠萼姑娘。她聽說兩位是為楊過求藥而來，自是另眼相看。除了不敢開室釋放之外，你們要甚麼便給甚麼了。」朱子柳道：「正是。師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，我請她遞訊出外求救，她一一應允。這火浣室規定每日有一個時辰焚燒烈火，也因她從中折衝，火勢不旺，我們才抵擋得住。我常問她是誰，她總

這話由小龍女說，格外有意思。

不肯說，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。」小龍女道：「我們所以能尋到這窩，也是這位姑娘指點的。」

楊過道：「尊師一燈大師也到了。」朱子柳大喜，道：「啊，咱們出去罷。」楊過眉頭微皺，說道：「就是慈恩和尚也來了，這中間只怕有點麻煩。」朱子柳奇道：「慈恩師兄來了，那豈不是好？他兄妹相見，裘谷主總不能不念這份情誼。」他雖比慈恩先進師門，但慈恩的武功與江湖上的身分本來均可與一燈大師比肩，點著漁隱和朱子柳等敬重於他，都尊之為師兄。朱子柳請綠萼傳訊出去求救，原是盼慈恩前來，兩家得以和好，那知楊過說反增麻煩，甚是不解。

楊過畧述慈恩心智失常，以及裘千尺言語相激的情形。朱子柳道：「郭夫人駕臨谷中，那是最好不過，她權謀機智，天下無雙，況且有我師主持大局，楊兄弟你武功又精進若斯，必無他變。我倒是擔心師叔的身子。」楊過也覺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，說道：「還是找個所在，靜候大師回復知覺。我夫婦和朱大叔一起守護便了。」朱子柳沉吟道：「卻在那裏好呢？」尋思半晌，總覺這絕情谷中處處詭秘，難覓穩妥的靜養所在，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便在此處。」

楊過一怔，即明其意，笑道：「朱大叔所言大妙，此處看似凶險，其實倒是谷中最安穩的所在，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幾個綠衣弟子，使他們不能洩漏機密即可。」朱子柳伸手虛點一指，笑道：「這事容易。」抱起天竺僧，說道：「我們在這窩中安如磐石，還是請楊兄弟賢夫婦去助我師一臂之力。」

楊過想起一燈重傷未愈，慈恩善惡難測，自己若是只守著天竺僧一人，未免過於自私，於心難安，眼見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鑽入窩中，便和小龍女重覓舊路回出。

兩人經過一大叢情花之旁，其時正當酷寒，情花固然不華，葉子也已盡落，只餘下光禿禿的

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

枝幹，甚是難看，樹枝上兀自生滿尖刺。

楊過突然間想起李莫愁來，說道：「情之為物，有時固然極美，有時卻也極醜，便如你師姊一般。春花早謝，尖刺卻仍能制人死命。」小龍女道：「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療花毒的妙藥，不但醫好了你，我師姊也可得救。」

楊過心中，卻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龍女內臟所中劇毒，想天竺僧昏迷後必能醒轉，但若竟然不醒，終於死去，那便如何？眼望妻子，心中柔情無限，突然之間，胸口一陣劇痛。他知乃因適才為救程陸姊妹、花毒加深之故，生怕小龍女憐惜自己而難過，於是轉頭瞧著那些光禿禿的花枝，想起情意綿綿之樂，生死茫茫之苦，不由得癡了。

這時絕情谷大廳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。裘千尺出言激兄，語氣越來越是嚴厲。一燈大師一言不發，任憑慈恩自決。慈恩望望妹子，望望師父，又望望黃蓉，一個是同胞手足，一個是傳法恩師，另一個卻是殺兄之仇，心中恩怨起伏，善惡交爭，那裏決得定主意？自幼至老數十年來的大事，在腦海中此來彼去，忽而淚光瑩瑩，忽而嘴角帶笑，心中這一番火拚，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場惡戰都更為激烈。

陸無雙見楊過出廳後良久不回，反正慈恩心意如何，與她毫不相干，輕輕扯了程英的衣袂，悄步出廳。程英隨後跟出。陸無雙道：「傻蛋到那兒去了？」程英不答，只道：「他身中花毒，不知傷勢怎樣？」陸無雙道：「嗯！」心中也甚牽掛，突然道：「真想不到，他終於和他師父……」程英黯然道：「這位龍姑娘真美，人又好，也只這樣的人才，方配得上楊大哥。」陸無雙道：「你怎知道這龍姑娘人好？你話都没跟她說過幾句。」

是寫實，亦是寫意，
為後文鋪墊。

程英胸襟不同，見識
亦不同。

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：「她脚又不跛，自然很好。」陸無雙伸手拔出柳葉刀，轉過身來，見說話的正是郭芙。

郭芙見她拔刀，忙從身後耶律齊的腰間拔出長劍，怒目相向，喝道：「要動手麼？」

陸無雙笑嘻嘻的道：「幹麼不用自己的劍？」她幼年跛足，引為大恨，旁人也從不在她面前提起，這次和郭芙門口，卻給她數次引「跛足」為諷，心中怒到了極處，於是也以對方斷劍之事反唇相稽。郭芙怒道：「我便用別人的劍，領教領教你武功。」說著長劍虛劈，嗡嗡之聲不絕。陸無雙道：「沒上沒下的，原來郭家的孩子對長輩如此無禮。好，今日教訓教訓你，也好讓你知道好歹。」郭芙道：「呸，你是甚麼長輩了？」陸無雙笑道：「我表姊是你師叔，你若不叫我姑姑，便得叫阿姨。你問問我表姊去！」說著向程英一指。

郭芙之「浮」，實在少見！

郭芙以母親之命，叫過程英一聲「師叔」，心中實是老大不服氣，暗怪外公隨隨便便的收了這樣一個幼徒，又想程英年紀和自己相若，未必有甚麼本領，這時給陸無雙一頂，說道：「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？我外公名滿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，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呢。」

程英雖然生性溫柔，聽了這話也不自禁有些生氣，但此時全心全意念著楊過的安危，無意爭這些閒氣，說道：「表妹，咱們找……找楊大哥去。」陸無雙點點頭，向郭芙道：「你聽明白了沒有？她不是叫我表妹麼？郭大俠和黃幫主名滿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，想冒充兩位的女兒呢！」說著嘿嘿冷笑，轉身便走。

郭芙一呆，心想：「有誰要冒充我爹爹媽媽的兒女？」但隨即會意過來：「啊！她是罵我野種來著，罵我不是爹媽親生的兒女？」一聽懂她語中含意，那裏還忍耐得住？縱身而上，挺劍

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痛快！

往她後心刺去。

陸無雙執着了郭芙練門，豈能放過？

陸無雙聽得劍刃破風之聲，回刀擋格，噹的一響，手臂微感酸麻。郭芙喝道：「你罵我是野種麼？」長劍連連進招。陸無雙左擋右架，冷笑道：「郭大俠是忠厚長者，黃幫主是桃花島主的親女，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……」郭芙道：「那還須說得？也不用你稱讚我爹娘來討好我。」她只道陸無雙真心頌揚她父母，劍招去勢便緩了，那知陸無雙接著道：「你自己呢？你斬斷楊大哥手臂，不分青紅皂白的便冤枉好人，這樣的行徑跟郭大俠夫婦有何相似之處？令人不能不起疑心。」郭芙道：「疑心甚麼？」陸無雙陰陰的道：「你自己想去。」

耶律齊站在一旁，知道郭芙性子直爽，遠不及陸無雙機靈，口舌之爭定然不敵，耳聽得數語之間，郭芙便已招架不住，說道：「郭姑娘，別跟她多說了。」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陸無雙之上，不說話只動手，定可取勝。豈料郭芙盛怒之際，沒明白他的用意，說道：「你別多事！我偏要問她個明白。」

陸無雙向耶律齊瞪了一眼，道：「狗咬呂洞賓，將來有得苦頭給你吃的。」耶律齊臉上一紅，心知陸無雙已瞧出自己對郭芙生了情意，這句話是說，這姑娘如此蠻不講理，只怕你後患無窮。

郭芙瞥見耶律齊突然臉紅，疑心大起，追問：「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、媽媽的親生女兒？」耶律齊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咱們走罷，別理會她了。」陸無雙搶著道：「他自然疑心啊，否則何以要你快走？」郭芙滿臉通紅，按劍不語。耶律齊只得明言，說道：「這位陸姑娘說話尖酸刻薄，你要跟她比武便比，不用多說。」陸無雙搶著道：「他說你笨嘴笨舌，多說話只有多出醜。」

妙！

妙！

妙！

仍是這一招，郭芙便又招架不住了。

這時郭芙對耶律齊已有情意，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，旁人縱然說一句全沒來由的言語，只要牽涉到她意中人，不免要反覆思量，細細咀嚼，聽陸無雙這麼說，只怕耶律齊當真看低了自己。她自幼得父母寵愛，兩個小伴武氏兄弟又對她千依百順，除了楊過偶然頂撞於她之外，從未跟人如此口角過，今日陡然間遇上了一個十分厲害的對手，登時處處落於下風，她也已知道說下去有多受對方陰損，罵道：「不把你另一隻腳也斬破了，我不姓郭。」說著運劍如風，向陸無雙刺去。陸無雙道：「你不用斬我的腳，便已不姓郭了，誰知道你姓張姓李？」轉彎抹角，仍是罵她「野種」。說話之間，兩人刀劍相交，鬥得甚是激烈。

郭靖夫婦傳授女兒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。這些武功自紮根基做起，一時難於速成。郭芙的天資悟性，多似父親而少似母親，因此根基雖好，學的又是正宗武功，但這時火候未到，許多厲害的殺手還用不出來，饒是如此，陸無雙終究不是她對手，加之左足破了，縱躍趨退之際不大靈便。郭芙怒火頭上，招數盡是著眼攻她下盤，劍光閃閃，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劍。

程英在旁瞧著，秀眉微蹙，暗想：「表妹罵人雖然刻薄，但這位郭姑娘也太橫蠻了些，無怪他的右臂會給她斬斷。再鬥下去，表妹的右腿難保。」只見陸無雙不住倒退，郭芙招招進逼，忽聽得嗤的一聲，陸無雙裙子上劃破了一道口子，跟著輕叫一聲：「啊啲！」踉蹌倒退，臉色蒼白。郭芙搶上兩步，橫腿掃去。程英見她得勝後繼續進逼，陸無雙已處險境，當即輕輕縱上，雙手一攔，說道：「郭姑娘手下留情。」郭芙提起劍來，見刃上有條血痕，知陸無雙腿上已然受傷，得意洋洋的指著她道：「今日姑娘教訓教訓你，好教你以後不敢再胡說八道。」

陸無雙腿上創傷疼痛，怒道：「但憑你一把劍，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嗎？」她知郭芙深以父母為榮，偏偏就誣她不是郭靖、黃蓉的女兒。郭芙喝道：「天下人說甚麼了？」踏進一步，

敗一招，還以另一招。

長劍送出，要將劍尖指在她胸口之上。

程英夾在中間，眼見長劍遞到，伸出三指，搭住劍刃的平面，向旁輕輕一推，將長劍蕩了開去，勸道：「表妹，郭姑娘，咱們身處險地，別作這些無謂之爭了。」

郭芙挺劍刺出，給她空手輕推，竟爾蕩開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你要幫她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你們兩個對付我一個，我也不怕，你抽兵刃罷！」說著長劍指著程英當胸，欲刺不刺，靜待她抽出腰間玉簫。

牽出耶律兄來，引出下文。

程英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勸你們別吵，自己怎會也來爭吵？耶律兄，你也來勸勸郭姑娘罷！」耶律齊道：「不錯，郭姑娘，咱們身在敵境，還是處處小心為是。」郭芙急道：「好啊，你不幫我，反而幫外人。」她見程英淡雅宜人，風姿嫣然，突然動念：「難道他是看上了她？」耶律齊半點也沒猜到她的念頭，續道：「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，咱們還是瞧瞧令堂去。」

陸無雙只聽得郭芙一句話，見了她臉上的神色，立刻便猜到了她心事，說道：「我表姐相貌比你美，人品比你溫柔，武功又比你高，你千萬要小心些！」這四句話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，她心頭一震，問道：「我小心些甚麼？」陸無雙冷笑道：「除非我是傻瓜，我才不歡喜表姐而來喜歡你呢！你橫蠻潑辣，有甚麼好？」這兩句話說得過於明顯，郭芙如何能忍？長劍晃動，繞過程英，向陸無雙脊下刺去。

她這一招叫作「玉漏催銀箭」，是黃蓉所授的家傳絕技，劍鋒成弧，旁敲側擊，去勢似乎不急，但劍尖籠罩之處極廣，除非武功高於她的對手以兵刃硬接硬架，否則極難閃避。程英眉心一蹙，心道：「這位姑娘怎地盡使這等兇狠招數？我表妹便算言語上得罪於你，終究不是死仇大敵，怎可不分輕重的便下殺手？好在黃藥師也傳過她這路劍法，於此一招的去勢了然於胸，當下

勁蓄中指，待郭芙劍劃弧形，鏗的一聲輕響，已將長劍彈落於地。

這一彈程英使的雖是「彈指神通」功夫，但所得力純在巧勁，只因事先明白對手劍路，恰於郭芙劍上勁力成虛的一霎之間彈出，否則她兩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間，單憑一指之力，可不能彈去郭芙手中兵刃。她跟著左足上前踏住長劍，玉簫出手，對準了郭芙腰間穴道。彈劍、踏劍、指穴這三下一氣呵成，郭芙被她一佔先機，處境登時極為尷尬，如俯身搶劍，腰間數穴道非有一處給點中不可，但若躍後閃避，長劍是給人家奪定了。她武功雖然不弱，臨陣經驗卻少，一時之間俏臉漲得通紅，打不定主意。

耶律齊喝道：「喂，這位姑娘，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幹麼？」側身長臂，來抓玉簫。程英手臂回縮，轉身挽了陸無雙便走。郭芙忙搶起長劍，叫道：「慢走，你我好好的比劃比劃。」陸無雙回頭笑道：「還比劃……」程英手臂一抬，帶著她連躍三步，二人已在數丈之外，陸無雙那句話沒能說完。

耶律齊道：「郭姑娘，她僥倖一招得手，其實你們二人勝敗未分。」郭芙恨恨的道：「是啊，我劍劃弧形，尚未刺出，她已乘虛出指。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卻這麼狡猾。」耶律齊「嗯」了一聲，他性子剛直，不願飾詞討好，說道：「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，下次如再跟她動手，不可輕敵。」

郭芙聽他稱讚程英，眉間掠過一陣陰雲，忍不住衝口而說：「你說她武功好嗎？」耶律齊道：「是。」郭芙怒道：「那你不用理我，去跟她好啊。」說著轉過了身子。耶律齊急道：「我勸你不可輕敵，要你留神，那是幫你呢，還是幫她？」郭芙聽他話中含意確是回護自己，不由得一笑。耶律齊道：「我不是幫你奪劍嗎？你還怪我嗎？」郭芙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怪你，怪你，

草包美女也有人愛，
世間緣法各有不同。

這邊耶律兄也忍不住
了。

怪你！」臉上卻堆滿了笑意。

耶律齊心中一喜，忽聽得大廳中傳來吼聲連連，同時噲啾、噲啾，鐵器碰撞的響聲不絕。郭芙叫道：「啊啲，快瞧瞧去。」她本來聽袁千尺囉唆不絕，說的都是數十年前舊事，她可不知每句話中實都隱藏危機，越聽越是膩煩，便溜了出來，卻無緣無故的和程陸姊妹打了一架，這時猛聽得異聲大作，掛念母親，便即奔回大廳。

只見一燈大師盤膝坐在廳心，手持念珠，口宣佛號，臉色莊嚴慈祥。慈恩和尚在廳上繞圈疾行，不時發出虎吼，聲音慘厲，手上套著一副手鐐，兩鐐之間相連的鐵鍊卻已掙斷，揮動時相互碰擊，錚錚有聲。袁千尺居中而坐，臉色鐵青，她相貌本來就難看，這時更加猙獰可怖。黃蓉、武三通等站在大廳一角，注視慈恩的動靜。

慈恩奔了一陣，額頭大汗淋漓，頭頂心便如蒸籠般的冒出絲絲白氣，白氣越來越濃，他也越奔越快。一燈突然提氣喝道：「慈恩，慈恩，善惡之分，你到今日還是參悟不透？」慈恩一呆，身子搖晃，撲地摔倒。

袁千尺喝道：「尊兒，快扶舅舅起來。」公孫綠萼上前扶起，慈恩睜開眼來，見綠萼的臉龐在眼前不過尺餘，迷迷糊糊望出來，但見她長眉細口，綠鬢玉顏，依稀是當年妹子的容貌，叫道：「三妹，我在那裏啊？」綠萼道：「舅舅，我是綠萼。」慈恩喃喃道：「舅舅，誰是你舅舅？你叫誰啊？」袁千尺喝道：「二哥，她是你三妹的女兒。她要你領她去見大舅舅。」

慈恩瞿然而驚，說道：「我大哥麼？你見不到了，他已在鐵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，屍首無存。」一躍而起，指著黃蓉喝道：「黃蓉，我大哥是你害死的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償他的命來！」郭芙進廳後靠在母親身邊，接過妹子抱在懷裏，突見慈恩這般兇神惡煞般指著母親喝罵，立

郭芙嘴不饒人，不惹事才怪。

時忍耐不住，走上數步，說道：「和尚，你再無禮，姑娘可容不得你了。」

裘千尺冷笑道：「這小女子可算得大膽……」慈恩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郭芙笑道：「郭大俠是我爹爹，黃幫主是我媽媽。」慈恩道：「你抱著的娃娃是誰？」郭芙道：「是我妹妹。」慈恩厲聲道：「哼，郭靖、黃蓉，居然還生了兩個孩兒。」

蠢貨！真是黃蓉的好女兒。

黃蓉聽他語聲有異，喝道：「芙兒，快退開！」郭芙見慈恩瘋瘋顛顛，說了半天也不動手，料想他害怕母親了得，心中對他毫不忌憚，反而走上一歩，笑道：「你有本事就快報仇，沒本事便少開口！」

慈恩喝道：「好一個有本事便快報仇！」這聲呼喝宛如半空中響了個霹靂，只聽得案上的茶碗噹噹亂響。郭芙絕未料到一個人竟能發出這般響聲，一驚之下，不禁手足無措，但見慈恩左掌拍出，右手成抓，同時襲到，兩股強力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，待欲退後逃避，卻那裏還來得及？黃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齊三人不約而同的縱上。三人於一瞥之間均已看出，慈恩右手這一抓雖然兇猛，但遠不及左掌那麼一觸即能制人死命。因此三掌齊出，都擊向他左掌。砰的一聲，四股掌力相撞。

慈恩嘿的一聲，屹立不動。黃蓉等三人卻同時倒退數步。耶律齊功力最淺，退得最遠，其次則為黃蓉。她未穩身形，先看女兒，只見郭襄已給慈恩抓去，郭芙卻兀自呆立當地，驚得慌了，竟然忘了躲閃。黃蓉大吃一驚：「莫非芙兒終究還是為掌力所傷？」立即縱上，伸左手將她拉了回來，右手打狗棒護住前身，只要使出「封」字訣，慈恩掌力再猛，一時也已傷她不得。郭芙其實未受損傷，但心中一片混亂，直至靠到母親身上，方始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這時武氏兄弟、耶律齊、完顏萍等見慈恩終於動手，各自拔出兵刃。裘千尺手下的衆弟子也

心中一片混亂，那是離開了母親。

出人意料，爲後文伏下一筆。

都紛紛散開，只待谷主下令，便即上前圍攻。只有一燈大師仍是盤膝坐在廳心，對周遭的變故便如不見，口誦佛經，聲音不響，卻甚爲清徹。

慈恩舉起郭襄，大叫：「這是郭靖、黃蓉的女兒，我先殺此女，再殺黃蓉！」裘千尺大喜，叫道：「好二哥！這才是英名蓋世的鐵掌水上飄裘大幫主！」

當此情勢，別說黃蓉等無一人武功能勝過慈恩，即令有勝於他的，投鼠忌器，也難以從這半瘋之人手中搶救嬰兒。

郭芙突然大叫：「楊過，楊大哥，快來救了我妹子。」她數次遭逢大難，都是楊過出其不意的救了她出來，這時眼見人人無法可施，心中自然而然的盼望楊過來救。但楊過此時卻正和小龍女偷閒相聚，兩人携手緩行，正自觀賞絕情谷中夕陽下山的晚景，那想到大廳之中竟然情勢如此緊逼。

慈恩右手將郭襄高高舉在頭頂，左掌護身，冷笑道：「楊過？楊過是甚麼人？此時便算東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一齊來此，也只能傷我裘千仞性命，卻救不了這小娃娃娃。」

一燈緩緩抬起頭來，望著慈恩，但見他雙目之中紅絲滿布，全是殺氣，說道：「你要找人家報仇，人家來找你報仇，卻又如何？」慈恩喝道：「誰有膽子，那便過來！」這時天將傍晚，暮色入廳，衆人眼中望出來均有朦朧之感，慈恩的臉色更顯得陰森可怖。

突然之間，猛聽得黃蓉哈哈大笑，笑聲忽高忽低，便如瘋子發出來一般。衆人不禁毛骨悚然。郭芙叫道：「媽媽！」武三通、耶律齊同聲叫：「郭夫人！」衆人心中怦怦而跳，均想她女兒陷入敵手，以致神態失常。但見她將打狗棒往地下一拋，踏上兩步，拆散了頭髮，笑聲更加尖細淒厲。郭芙叫道：「媽媽！」上前拉她手臂。黃蓉右手一甩，將她揮得跌出數步，隨即張開雙

嚇人一跳，卻是黃蓉聰明妙計。